

九靈山房遺稿

附補編

一



九靈山房遺稿

附補編

(一)

戴良著

九靈山房遺藁序

浦陽戴叔能先生所著九靈山房集。余於庚午春已重鈐之。而四庫存目稱先生有遺藁五卷。余以未獲其書爲憾。壬申冬幸購是編。如得異寶。卽以授梓。首序者揭少監紘。王待制樟。蓋康熙季年其邑人張竹城明經所蒐輯。秀水曾安世司鐸浦江時所校正者。其編次失序。曾廣文已詳言之。茲仍其舊。計文五十篇。詩二百六十八首。雖殘膏賸馥。正集之所不載。然以先生之介節。後人得其隻字。且宜寶貴。以永厥傳。況其哀然成集如是之繁富者乎。雖然。先生固不藉區區文字爲不朽之業。余獨於先生遺文。必搜羅而盡刻之者。竊念先生之襟期偉抱。固爲名教綱常所維繫。又不徒以瓣香先輩桑梓敬恭之誼而已也。先生出處本末。已具正集序中。故不贅。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九靈山房遺藁原序

九靈山房集者。浦江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也。先生以聰敏之資。篤誠之志。而學文於柳待制先生。黃文獻公。又學詩於余忠宣公闕。故其文敍事有法。議論有原。不爲刻深之辭。而亦無淺露之態。不爲纖穠之體。而亦無矯亢之氣。蓋其典實嚴整。則得之於柳先生者也。縝密明潔。則得之於黃文獻公者也。而又加之以春容豐潤。故意無不達。味無不足。其詩則詞深興遠。而有鏘然之音。悠然之趣。清逸則類靈運。明遠沈蔚則類嗣宗。太冲。雖忠宣公發之。而自得者尤多。夫詩文之法。具於六經。而得之者鮮。蓋其說固在於方冊。而口傳心授之要。實又在於師承也。不得其要。不惟自誤。而又以誤人。所以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此也。先生游於三先生之門。朝論夕講。日探月索。故能得其有。而發之於外。縱橫上下。無適而不合。可以黼黻。可以弦歌。安有如是而不傳者乎。先生名良。字叔能。浦江有九靈山。戴氏世居其下。故以名其集云。至正二十五年。中順大夫祕書少監。揭汝序。

九靈山房遺藁原序

昔者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仙華先生方公鳳。烏蜀先生柳公貫。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詩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重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公則嘗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於是二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於詩者。又得吾戴九靈先生焉。九靈之詩。質而敷。簡而密。優游而不迫。沖澹而不攜。庶幾上追漢魏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歟。蓋柳公學於方公。而九靈師事柳公。爲最久。淵源之懿。信不可誣。禕嘗讀其詩。而爲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古於漢魏。莫盛於盛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陽之詩。實有之。九靈之詩。其傳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者。其以吾言爲不妄也哉。翰林待制友生烏傷王禕序。

九靈山房遺藁原序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材。當可爲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爲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畸窮不偶。略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旣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君子。嗚呼。是豈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貫。侍講黃公潛遊。俊偉秀發。軒然時輩中。已有文名。然志在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跡。盤桓乎山顛海澨。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清新雅潔。往往無愧於古之立言者。雖其用意精絕。而先生之窮。不幸亦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勲業則未之有聞。問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未必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錄成帙。辱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於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幸者足以有發也。四明桂彥良序。

校九靈山房遺藁題詞

元孤臣戴叔能先生九靈山房遺藁詩二百六十六篇。文五十八篇。明經張竹城以培所據輯而乃翁明經愚谷序之以傳者也。先生生梅節愍方詔父之鄉。少從里中大儒柳文肅吳貞文學。長從賢大夫余忠宣遊。以得卓然自成其爲一家言。今其遺文雖不盡流布而殘篇賸什。耿耿不可磨滅者。照耀簡編而膾炙人口。又得愚谷父子搜羅表章之。不可謂不幸矣。唯是元綱解紐。豪傑並起。無論一時依附。獵取富貴之人。卽二三鴻儒負重望。或有官位於元者。亦且不有其躬。踴躍以赴功名。固先生夙昔金蘭契也。而先生獨以一儒學提舉肩名教而心元室。航海從王。閉關避地。瀕九死不悔。以卒自裁。夫寧不知立功名者之富貴寵榮乎。抑豈悼顯榮之不終。懼危機之易觸。而甘心行遯乎。要其不必有文山疊山之任。而常矢乎文山疊山之心者。其所沐浴乎宋遺民之澤者深。而觀感乎忠宣殺身成仁之烈者至也。夫乃歷乎二十餘年。艱虞窮悴。流離奔竄之苦。而終不易其初志歟。所可疑者。明太祖能嘉王保保之爲漢子。而卒不能容先生之潔身。豈當天下大定。猶慮先生才有可爲。而不以容鐵匡者容先生耶。抑本無死先生之心。特不欲令有一人梗悉臣之化。爰以官之者強之。而先生自奮其不爲威屈。不爲利回之節。干城名教而靖獻以紹師承耶。安以仰爾時名義之重。風俗之良。而讀書談道之功。亦備著矣。惜乎當年無能傳之者。徒令人咨嗟憑弔於數十百年之後。若明若滅。若隱若見於楮墨間。此安尙論浦陽先賢而於先生尤

敬之慕之。低回歎悼而不能已。論其世務以傳其心也。余頗與愚谷、竹城談。而得見此編。乃在其既歿後。竹城盲瞶十年。不知果其原編否。抑或所俱錯也。姑辨正其訛失。而舉所散見於他書者。補刻附於編餘。則俟諸將來焉。康熙後壬寅冬大雪日。秀水後學曾安世題於浦江學舍之敬一亭。

吾所致疑於非竹城原編者。詩文序次。非編年則從類。乃殊不解乎其雜亂而無章也。題曰浦陽五賢贊并序矣。何以存序而刪贊。反留他人之書後也。浦江修學記。何以去泮水之詩以下五十七字也。任繕者刊者之誤。置容齋說二行於題樓彥英詩卷後。錯易詠雪章。林寒催雀聚簷白。誤雞鳴於浪走兒。應喜狂號犬自驚之上。漫不一檢。而令讀者目瞽舌橋而不能下矣。愚谷、竹城好學讀書。不應有此。而況乎錯謬踵出。標古爲律之紛紛也。豈刊成而愚谷父子未一寓目耶。他若吳先生哀頌詞之見淵穎集。浦陽人物記後序之見縣志。良辰豈長遇篇之選於元詩。永唐虞去我遠篇之載麟溪丁卷。亦不當舍而不收矣。是日繪關載書。

明史擬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業於貫。并從黃潛、吳萊游。又學詩於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喪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祿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卒於獄。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爲詩文。悲涼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一。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章。咏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愧。翰林檢討史館纂修官秀水朱彝尊撰。

題九靈山房集從抄本補

文未易知也。惟用心於文而致其精者。能真知之。然亦難矣。今世學者喜爲言論。毀譽生於愛惡。美惡惟其所好。紛然自以爲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誣天下哉。若余友揭君伯防之於戴先生。叔能論其文。言其承傳所自。皆精當可徵。余嘗友於叔能。不能易其言也。君以文學名當世。故能知之也真。然非真知斯文者。亦孰知余言爲信哉。洪武十二年十月旣望。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門友金華宋濂書。

原跋

右九靈山房集。凡三十卷。吾曾叔祖提舉公之所作。叔祖司訓公。吾先人純素處士之所編校者也。其遺

藁藏於家久矣。昔先人於宣德中，俾統洎二弟縉、縉，師事暨陽姻友公壽倪先生而受業焉。先人與先生平居交誼甚篤，因懼遺藁馴致散失，乃出而示之，相與議及鋟梓傳世。未幾，吾長兄統、次兄紡，不幸遽卒於前。先人繇是願莫之遂，竟齋志以歿，不肖孤統等，追憶遺訓在耳，耿耿不忘。比於去歲冬，獲會諸親舊，謀勒先人墓誌銘，昭示貞石。而先生復申前議，將成厥美。統等幸賴遺德餘慶，勉世其業，用敢謹於正統甲子仲春，倩摹工鋟梓。今工既訖，嗚呼！庶幾始克少償先人夙志，抑亦上繼前人之懿緒，下貽後裔之徽謨云。集外有和陶詩一卷，刊版翰林行世。惟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其同門友宋太史景濂公詳爲之序，惜未暇刊者。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夏六月望前一日，從曾孫統拜手謹識。

九靈山房遺藁目錄

詩分四卷。觀其古律錯雜。標舉乖謬。正未知所署山居、越、吳、鄞、遊。果不謬否。姑就刊者校其訛字六十有八。約書之。而志所補於後。是日繪關載書。

古今體詩

卷一

山居藁

卷二

山居藁

卷三

山居藁

卷四

吳遊藁

鄞遊藁

越遊藁

今補刻

義門詩

感懷

九靈山房遺藁 卷首

九靈山房遺藁目錄

刻頗失序。亦未有目。今姑依其先後排次。校正訛字百餘。破句三十。或云尙有已錄百餘頁。爲雕工攜去。或云有舊本留傅氏。俱不可考矣。第補所及見。以俟孤光耿耿。有血性能文章者。當共圖之。康熙後壬寅大雪前一日。繪關安世書。

禱雨詩序

喜雨詩序

送浦江主簿劉君滿歸序

容齋說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送樂宜使還省詩序

送人遊龍虎山序

三先生手帖後題

春秋三傳纂玄序

浦江縣修學記

較縣誌少五十七字

甘棠集序

送祝彥明詩後序

送葉山長歸廣信詩序

題彥英劉君詩卷後

末二行係容齋說內文誤刊在後

章氏家乘序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送宋景濂入仙華序

修褻集後記

治平類要總序

并十引

浦陽五賢贊序

附鄭澹書後贊失刻

趙氏尊序堂碑

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自得其樂齋記

樂善堂記

論長孫無忌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論王珪

題葉丞相遺墨

劉鏞字說後題

諫官箴

喜聞過齋箴

具慶堂銘

廉齋宋先生像贊

趙敬德像贊

楊庵像贊

答徐德明書

上蘇伯修參政書代作

跋鮮于伯幾詞後

跋倪夫人遺事後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內誤易一句

題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

經筵錄後序

說佩送鄭仲舒

鄭挺冠字祝詞

祭先師柳待制文

又代祭柳待制文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書柳待制詩後

祭方壽父先生文

志樓楨殯

陳府教塘記代作

張如心先生哀詞

朱茂清哀詞

今補刻

浦陽五賢贊

浦陽人物記後序

戴府君壙記

陳彥正哀詞

吳原伯哀詞

蔣季高誄詞

吳先生哀頌詞

黃氏歸田記

南薰樓會飲序

九靈山房遺藁卷一

元戴良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山居藁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於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愀然憂形於色。於是公之賓佐合辭進曰。公毋憂也。古有桑林之祝。雲漢之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盍禱之神乎。越翼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而雨卽嘉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足。丁未雨。戊申雨。己酉又雨。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爲神之所賜。而歸德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夫以神和四時乳百穀。於以煦養其生息者也。今乃嗇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章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於天故也。公之所以上格於天者。非在乎禱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於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禱之神非歟。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權也。山川者。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饑饉。則禱之山川之神。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使之雨。神得而雨之。天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聰而天無不聞也。神其明而天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此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如是。民固當視公爲神也。於

是民愈喜。咸退而爲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且俾次第其言。爲之序。詩曰。

維浙之東。維黍芄芄。今旣稔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苗則旣秀。雨澤不時。相君瞻焉。爲民憂之。誠之所感。天不我違。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旣優旣渥。厥施斯普。今之上腴。昔也焦土。今之發榮。昔也槁莽。農人相慶。蹈舞踴躍。且歌且謠。擊壤以言。維今之雨。非降自天。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非由民力。維我相君。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歡如。亦有黨老。今可以飽。我聞我兵。將討不庭。有餽有糧。可以啓行。相君有心。與天爲一。維國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美。時之有年。魯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今之喜。願我相君。令聞不已。

甘棠集序

北庭廉侯。來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歸。而黃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塗。耕農相與歎於野。低回顧盼。不知所圖。則推夫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爲聲詩。以詠歌之一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是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擇取其尤者。編而爲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刻諸梓。良嘗讀詩。至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之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或舍於是。

樹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惜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矣。既欲其勿翦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至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其所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之於其物。顧徒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曾無一物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霜露之所剝蝕。雖其惜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不免乎異日之必衰。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況彼之有思於召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豈果在召南下哉。我民之思侯。既不在召南下。則是集之命名。舍甘棠而誰宜。序而刻之。良蓋不得而辭也。集凡二卷。他文字之有紀於侯者。具見集中。侯名阿年。八哈。字景淵云。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蕭君來治婺之浦江。時境內已彌月不雨。民心不寧。君愀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卽齋沐。率僚佐徧禱諸神。越翼日癸卯。乃雨。甲申。又雨。旣而不雨者復彌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爲神龍所宅。遂赤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爲未足。因與龍約。三日內雨足。次日癸未。輒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竭者悉已溢。禾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我君之憂亦釋而爲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以克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